



邵毅平 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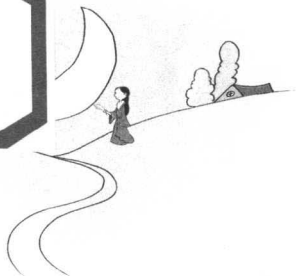
诗骚一百句

关了的睢鸠/心理距离/幸福指数/想结婚的少女/最浪漫的事/死了都要爱/外遇之簿录/男人负心/想私奔的女子/“快男”和“超女”/邂逅与艳遇/水边的青春/恋上你的床/在水一方/人约黄昏后/月下美人/女心为何伤悲



I207.22/175

2007



诗骚一百句

● 邵毅平 解读

复旦大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诗骚一百句/邵毅平解读. —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7. 8
(悦读经典小丛书)

ISBN 978-7-309-05661-7

I. 诗… II. 邵… III. ①诗经-名句-文学欣赏②楚辞-
名句-文学欣赏 IV. I207.22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7)第 115098 号

诗骚一百句

邵毅平 解读

出版发行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 200433
86-21-65642857(门市零售)
86-21-65100562(团体订购) 86-21-65109143(外埠邮购)
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责任编辑 宋文涛

总编辑 高若海

出品人 贺圣遂

印刷 上海崇明裕安印刷厂

开本 787 × 1092 1/32

印张 7

字数 118 千

版次 2007 年 8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 100

书号 ISBN 978-7-309-05661-7/I · 402

定价 15.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卷前小引

葛兆吉

经典无疑很庄重和伟大,不过,在一般生活世界中影响至深的,常常不总是学者皓首不能穷的元典,而是删繁就简加了解说的选本,就像《唐诗三百首》和《古文观止》。通俗选本一方面给人省下了时间,让他在车上马下茶余饭后,很快能亲近那些高深的典册;一方面把经典再经典,经过选家披沙拣金,经由当下眼光锁定,经典被再度提炼浓缩。在现代生活世界里,人们常常没有从俗务中逃脱的机会,这时,精选的“一百句”或“三百句”这样的随身册子,就成了人们的精神快餐。也许很多人瞧不上“快餐”,可是,没有时间从容细细品味满汉全席的时候,快餐也不妨是一种补充体力和精神的选择。记得当年国门初开,《英语九百句》也曾因为简便实用,成为热门读物,当了很多看世界的拐杖和眼镜。

这些年来,拿“经典”说事儿成了社会一大风气,傍“传

统”造势也造就了很多风云人物,不过,我始终有些看法,在这里不妨说一说。一个看法是,千万别把“经典”这两个字理解得太褊狭,有人一提起经典,就想到儒家“五经”加上“四书”,这就把传统等同了儒家,把经典当成了儒经。还有人觉得,也可以把“老”、“庄”算上,可是,这个似乎网开一面的做法还是嫌窄,因为它换了个花样,只承认了“道家”的准入资格,最多满足了思想史家们对古代思想世界所谓“儒道互补”的简单判断。我倒觉得,佛教、道教以及诗词歌赋戏曲里面,那些经历了千锤百炼的东西,若是真的好,不妨也让它得到“经典”的名号。其实说到底,《诗经》里面被两千年恭恭敬敬当经典捧读的这“风”那“风”,当年也不过就是现在的民间小曲,甚至是流行歌曲,唐诗宋词元曲经历了千年吟诵,有什么当不得“经典”二字的?

还有一个看法是,学经典当然是为了温习文化记忆,接续历史传统,不过,传统的关键是在“传”而不在“统”,所谓“传”是发掘自己的资源,加以重新诠释,重建当下的文明。美国已故史华兹教授(Benjamin I. Schwartz)曾诧异道,世界上很多现存的文明古国都有“固守传统的民族主义”,唯有同样古老的汉族中国却流行“反传统的民族主义”,从“五四”以来一路反过来,至今不见停歇。其实很好理解,因为汉族中国原本是一个传统很厚、自居中央的帝国,在西潮的激烈冲击下,原本的自负和自豪,在颠倒后失衡,便会生出一

种弃旧更新的冲动。就好像人和影子赛跑，一路狂奔，总想着甩脱随形之影一样。这时，人总处在紧张和焦虑中，紧张让人少了从容和洒脱，焦虑就使人顾不得教养和秩序。为了弃旧更新，各种文化、历史和经典都变得像时装，没有自信的人总是一件一件衣服穿上，又急急地一件一件脱下，仿佛哪一件都不称身，所以，没有消停和从容的时候。按照一种说法，文明就是在群体社会中人人按照秩序行事，就连“自由”，也得有己也有群，有权也有界，秩序便是边界，就像按节奏跳舞一样，任何抄截越次、鼠目寸光的行为都不是文明，也叫做没有风度。什么是有风度？如何才能有风度？一个途径就是多读一下经典，多看一下传统，心中有几千年的底气，肚里有若干册的书本，或者就能够让人变得自信一些，而自信则能使人从容一些。

“传统”是活的而不是死的，一本题为《为传统声辩》（*The Vindication of Tradition*）的书里说，“传统是死人的活信念，传统主义是活人的死信念”，这话很对。一方面我们绝不是要离开传统开辟新路，这种“把历史归零的幻想”并不切实际；另一方面我们面对过去，也绝不想寸步不移地死守这个“信念”。我想，在当下语境中重新阅读经典，也许正是创造地诠释传统的途径。

不过，“诠释”两个字相当沉重，它意味着既不能远离文本的旧含义，却又要解释出经典的新价值，要在这种既旧且

新之中,传递经典延续传统。因此,如何重新解释经典,让它与现实生活世界产生共振效应,是很难的。这套书里的几位作者,是比我年轻的学界朋友,他们是真正的专家,虽然他们不能像时下一些诠释者那样,不需要太多的知识依傍就可以裁出一件叫做“经典”的全新时装,但是可以相信,他们会借助经典的原料,端出一盘既原汁原味又很具新意的精神菜肴。有人说,一个时代需要有一大批具备充分知识、深信自己传统又坦然面对世界的人,由他们来诠释经典和传统,并赋予这个时代的知识风尚和思想趣味;只有这样,他们所深信的传统、他们所尊重的经典、他们解释世界的语言和词汇、他们的秩序感和教养,甚至他们的衣着、语调、乐趣与爱好,才能够形塑这个时代的既深厚又普遍的文明。

这话我相信。

2007年4月13日写于复旦光华楼上

我读诗骚

邵毅平

依中国古典目录学的分类法,《诗经》是“经”之一,楚辞位居“集部”之首,都不是普通的文学作品。不过对于我来说,这种分类法,以及其背后所代表的“经典”观念,却没有任何意义。在我的心目中,《诗经》(尤其是国风)不过是早期的流行歌曲,楚辞大半是诗人的不平之鸣,都只是些普通的文学作品而已,与今天的流行歌曲,今天诗人的不平之鸣,并无本质区别。现在大家都说它们是“经典”,我理解只是说它们确实写得好,有文学价值,仅此而已。我自己的还算喜欢它们,也就像喜欢别一些文学作品,大抵也出于同样的理由,而并非因为它们是“经典”。

当然,我的意见也并非什么新鲜的玩意儿,从前就有许多人发表过类似的看法。如南宋的朱熹就曾说过:“读《诗》且只将做今人做底诗看。”(《朱子语类》)——怪不得他做的

《诗集传》能别开生面。晚明的冯梦龙也曾说：

书契以来，代有歌谣，太史所陈，并称风雅，尚矣……虽然，桑间、濮上，国风刺之，尼父录焉，以是为情真而不可废也。山歌虽俚甚矣，独非郑、卫之遗欤？……抑今人想见上古之陈于太史者如彼，而近代之留于民间者如此，倘亦论世之林云尔。（《序山歌》）

大意是《诗经》的国风就是歌谣，也就是后世的山歌，在当时风雅并称，历史久远，地位很高。里面有许多桑间、濮上之音（爱情诗歌），孔子认为它们表达了真情实感，所以把它们采录、保存了下来。现在的山歌虽然非常俚俗，但正是《诗经》郑风、卫风（爱情诗歌）的遗响，它们原本就是一脉相承的，所以应该像尊重《诗经》一样尊重山歌（反之，也应该像看待山歌一样看待《诗经》）。接着他还说，山歌有“借男女之真情，发名教之伪药”的功用。其实，如果表现“男女之真情”的国风传统能够一路传承下来，成为中国文学史的主流，则“名教之伪药”原本是申请不到“批准文号”，从而根本投不了产，入不了市的。

到了现代，鲁迅的意见也差不多，他在《门外文谈》中说：

就是周朝的什么“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罢，它是《诗经》里的头一篇，所以吓得我们只好磕头佩服，假如先前未曾有过这样的一篇诗，现在的新诗人用这意思做一首白话诗，到无论什么副刊上去投稿试试罢，我看十分之九是要被编辑者塞进字纸篓去的。“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

鲁迅是用了调侃的口气，来把《诗经》“去神圣化”的，而且把它与白话诗作了比较，认为它甚至还不如白话诗（当然也是开玩笑）。的确，“天上飘着些微云，/地上吹着些微风。/啊！/微风吹动了我头发，/教我如何不想她？”（刘半农《教我如何不想她》）“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什么话呢？哪能跟前者比呢？

正因为抱了这样一种“不恭敬”的态度，所以要我承乏来解读诗骚，我自然“狗嘴里吐不出象牙”，只能按照自己的理解乱说一气。

我的理解之一是，文学就是文学，只有高低优劣之分，没有古今中外之别。正如“爱利恶德”（T. S. Eliot）所说：“所有的时间都是同时存在的，因而人类所有的行为、痛苦、斗争都是同时存在的。”他还补充说：“所有的女人因此只是一个女人。”如果可以继续补充的话，那么我还想说，所有的空间

也都是“同地”存在的。我之看待文学，一如食客看待料理，只问是否好吃，不管来自何处。所以我用来解读诗骚的材料，也就五花八门，随物赋形，“东搭黄浦西搭海”，没有什么固定的章法。加之现在市面上流行掉书袋，古书袋，洋书袋，大家掉得不亦乐乎，也有掉得昏天黑地的，我自不妨也来凑个热闹。

西汉的董仲舒就已经说过“诗无达诂”，更何况又过了二千多年后的今天，不要说“达诂”，就连“涩诂”也是奢望。拿过一首诗来，这个说是写美女的，那个说是写俊男的；这个说写的是死人，那个说写的是活人；这个说是男人写的，那个说是女人写的；这个说是讲政治的，那个说是玩爱情的……南辕北辙，劳燕分飞，谁都有“话语权”，谁都没有“最终解释权”。这既让我生杨朱歧路之叹，也给了我“取巧”的空间。我的诠释未必合于众口，但保证至少都有“借口”。有些乍看上去不大正经的，希望先不忙着鄙视，熟悉熟悉，见怪不怪了，也许就会觉得正经起来。

我的有些今译可能就更不正经了。其实“漂亮的好小姐呀，是少爷的好一对儿”就很不正经，但以之今译“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却形神俱似，不愧是鲁迅的手笔，一出手即不凡。又如上个世纪40年代倪海曙的《苏州话诗经》，也是很正经的，年少时一读倾心，从此成了它的“粉”（fan），以它为“偶像”。这次，凡我力有所不逮，或干脆想偷懒，就拉它

过来救急。唯一的遗憾是，我懂苏州话，读者却不一定懂，所以为方便读者起见，凡引用之处，若有必要，我又为它们加了一些简注。

既说“诗骚一百句”，那么理想的状态，应该是诗骚各占一半，或至少篇幅差不多罢；可结果却是诗多骚少，二者简直不成比例。原因也并非就是扬诗抑骚，重“经”轻“集”，而是《诗经》说得高兴了，把篇幅都说完了，于是楚辞自然就只能说几句了。想起来怪对不住屈宋的——但也许这样反而对他们更好，他们都是忧国忧民的仁人志士，可能耐不住我的胡言乱语。

总之，本书的写法，本人的看法，有时可能匪夷所思，奇形怪状，用沪语来说，可能有点“十三”，会让正经学者看了不舒服的。好在本书本来就不是为他们写的，对他们的不舒服我用不着负责任。又好在虽然会有些不正经，却自认并无什么假正经。

而且，谁管得了那么多呢，书也罢，人也罢，大家都不过是“指间流沙”（*A Handful of Dust*），纷纷“行走在消逝中”罢了。

2007年7月30日识于沪上西北偏北胡言作坊



目 录

卷前小引	葛兆光
我读诗骚	邵毅平
关了的睢鸠	1
桃之夭夭	6
群歌互答	11
心理距离	14
幸福指数(一)	17
想结婚的少女	20
有女怀春	25
悼亡诗(一)	28
最浪漫的事	32
苏菲的选择	37
不如归去	41
静女	43



死了都要爱	46
外遇之簿录	49
看那老鼠	53
卫国美人	56
男人负心	60
女为悦己者容	64
投桃报李	67
孤独者之歌	72
黄昏之歌	76
一日三秋	81
想私奔的女子	83
勇敢的小二子	87
男人的标准	91
琴瑟和谐	95
梦中情人	99
“快男”与“超女”	102
坏男孩	105



岂无他人	107
幸福指数(二)	110
作女	113
有女如云	117
邂逅与艳遇	121
水边的青春	125
恋上你的床	129
密室幽会	133
厌战的士兵	136
采桑者之歌	140
尸位素餐者戒	144
适彼乐土	146
悼亡诗(二)	148
在水一方	151
人约黄昏后	155
月下美人	158
女心为何伤悲	160



士兵归来(一)	164
士兵归来(二)	167
日月忽其不淹兮	170
虽九死其犹未悔	173
吾将上下而求索	176
悲哉秋之为气也	179
洞庭波兮木叶下	182
悲莫悲兮生别离	186
魂兮归来哀江南	190
索引	194
编者后记	205

关了的雎鸠

关关雎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参差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

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辗转反侧。

参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

参差荇菜，左右芼之。窈窕淑女，钟鼓乐之。

这是《诗经》开宗明义第一首。诗中的男子爱上了一个美丽的姑娘，白天黑夜地想念她，追求她。先是不太顺利，于是晚上连觉也睡不着了。后来想出了办法，用各种音乐来取悦她。倘用刘半农词、赵元任曲的那首名曲来唱，一言以蔽之，就是“教我如何不想她”。或者如罗曼·罗兰所说：“不